

也頻小說集

胡也頻著

上海大光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廿六年七月再版

也頻小說集

◆定價國幣一元◆
◆特價國幣五角◆

著 作 者 胡

出版者 大光

發行人 陳 荇

印刷者 大光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大光書局
上海牯嶺路六十四號
電話九三四五七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也頻小說集目錄

苦刑.....	一一—二三
三顆愛的心.....	二四—五一
子敏先生的功課.....	五二—六二
殭骸.....	六三—八一
初戀的自白.....	八二—九二
兩個婦人.....	九三—一二一
一個村子.....	一二二—一二〇
二個大學教授.....	一二一—一二九
美的戲劇.....	一三〇—一三九

夜·····	一四〇——一四七
各人的滿足·····	一四八——一五四
活珠子·····	一五五——一七五
小人兒·····	一七六——二〇〇
家長·····	二〇一——二一一
登高·····	二一二——二三三
小小的旅途·····	二三三——二四六
一個女性的轉變·····	二四七——四一二

苦刑

大約在夜裏兩點鐘，他睡醒了，帶着許多憤怒地醒過來，因為他做了一個於他很壞的夢。

他張大眼睛，便看見房子裏有一道皎白月光，而且分明地照着他愛人的臉。她正在安靜地閉着眼睛，似乎帶點笑意的樣子。

「你倒很快活！」

想着便非常惱怒地伸開他的手臂，挽住她的頸項，用力的搖了起來。

搖了好幾下，她嘴裏含糊不清的說了一聲，扳過臉去，又低低呼吸着睡去了。

她的這熟睡的狀態，便給了他厭惡她的情緒，他覺得她像一匹懶貓似的貪睡。

他又搖了她兩下，這兩下是更用力的，果然她被搖得有點醒意了，眉頭動了

一動。但她只說了一聲『莫鬧，』便又安靜了。

『醒來呵！』他叫了一聲。她還是熟睡的模式。他便恨起她來。他幾乎完全忘意的，用兩隻指頭挾住她的鼻孔，使她不能呼吸，一面又把她的頭亂搖着。於是她突然醒了，眼睛艱難地半開着，非常驚訝地看着他，她以爲這夜裏出了什麼意外的事：

『做什麼？』她抱住了他。

他不答應 並且把她的手腕從身上丟開了。

『又發什麼氣呢？』她想。手腕又伸過去，然而剛剛挨到了他的胸上，又給他猛然推開了。

他的眼睛張得非常大、而且一動也不動的瞧住她，這眼睛便使她疑心，擔憂而且害怕。

她便完全清醒了。

「半夜……」她想，「爲什麼？」然而她想不出他搖醒她和仇視她緣故。她爲了平安起見，便又去抱他，並且說：

「愛的，生我的氣麼？毫無理由。並且……呀，你看看我的這個地方。」說着便拖過他的手，重重壓到她自己的胸脯上，她以爲這樣他縱然發她的什麼氣，也應當氣平了，或者他還會把嘴唇脣吻了過來。

然而她想錯了。他並不因爲手放到柔軟的乳房上便忘了他所做的夢，所以他立刻把手縮回來，一句話也不說。

他的眼睛仍是凶凶的，宛如一種復仇的眼光。

於是她着實地害怕了。她並且預感着一種難於預料的而又立刻就要爆發的不幸事，這於她是萬分不利的。她的心便顫動起來。她默默的想，「也許……一定他又

想起什麼了。『她想這是不錯的，因為除了想起那不好的事之外，他實在沒有其餘發氣的原因，她便覺得有去安慰他的必要。』

『我知道，』她開始向他說，『你這樣發氣，都是我的不好。』一面又用眼光去求他。

他却冷笑了。

『爲什麼？』她又說，『不要這樣冷笑啊。過去的事情不是都得你的寬恕了麼？不要想起那種事情！一想起又會使你傷心……其實我自己已經忘得乾乾淨淨，因爲那是骯的，污穢的，留在心裏就會把我們光明的生活弄得黯澹……。』她覺得這話說得很委婉，並且很真切，也正是她所應說的，那末他必定會給她好臉色。

可是他繃緊的眉頭不稍鬆，凶的眼光也依樣灼閃着，似乎他不曾聽見她的話。她又鼓了勇氣，說：

「愛，我苦得你很夠了，所以不能讓你現在又苦，我必須向你說——我只愛的。愛你一個人。從始至終只是你一個……」

她還想說，可是他用手掩住她的嘴，並且做出討厭她這樣說的表情。她只好默着了。然而這時候的她的心，已經爲了許多過去的經驗，便沉重地壓着不安，而且感覺到不傷聲也會增加他的氣憤的。因此她覺得還是忍耐點，再安慰他，向他說一些使他減少憤怒的話。

她用一種動情的聲音說：

「你的愛兒多美，你看！」她把眼睛半開着看他。「這是你的，一切都是你的。呀，你真富有！」

她正想趁勢去吻他的時候，他忽然叫了一聲：「假的！」

這句話，使她太吃驚了。她沒想到他會這樣說。她只希望是他故意給她的玩笑

。然而在他陰沉的臉上，實在還不曾稍減一點他的怒色。她只好歎息的說：

「你太忍心了，」

「我的心倒是太熱的，不然，我也不會受到欺騙！」

「你還以為我騙你？不是所有的都告訴過給你麼？你還不相信？」並且轉了語氣說，「我是純潔的，實在的，一點不騙你。」

他便冷冷的笑了起來。

她忽然覺得傷心了。那冷笑，顯得怎樣無情和輕蔑，落到她心上，重得像一把鐵錘。她覺得他太不愛惜她了。但他又忍耐着。她並且自咎她做錯了事，以致現在害他煩惱，也害她自己受罪。所以她又低了聲音說：

「我只是想你快樂，只要你不煩惱，就一切都好了，」

「如果是真的，為什麼你又和他——」

「我不愛他，」她趕緊打斷了他的話。「我一點也不愛他，我毫無愛他的慾望。其實他一點也不可愛。我不是早就和你說過麼？爲什麼你現在又不信相呢？」

「你究竟和他還有什麼關係？」

「真的，什麼關係都沒有。實在我已經忘記他了。」

「從前呢？」

「不是已對你說過幾千遍了麼？從前是因爲一種好奇的心——不，什麼都不是，只是我自己的錯誤，我懺悔了。」

他忽然沉思起來。於是她又按着說：

「你真蠢！你難道不看一看我的心？什麼都是你的，並且是——」

然而他又掩住她的嘴，顯得非常暴怒的樣子。

她發呆了，驚愕地望着他，好像等待着可怕的事。

他把手收回來大聲說：

「從前，你一定還有別的關係！」

「沒有！挖出我的心都可以，實在沒有！我不能瞎說有！」

「不！你一定有！」

「爲什麼你限定要這樣說呢？於你自己有什麼益處？」

「我當然沒有益處。並且我也很苦惱。」

「那末你爲什麼要說？」

他又默着。她便乘機說：

「真的，兩個人好好的又鬧一些無謂的事，多麼不該。你想，世界上幸福的人不享受他的幸福不算傻子麼？其實世界上有許多沒有幸福的人，他們想幸福而想不到，你却把幸福來糟蹋，你想你該不該？」她看他還在默着，便繼續說：「你還

不給我一點溫柔？你真的不給麼？你看你冤枉我好多，好，愛的，給我——讓我吻你一下。」她說着便把臉親過去。

然而就在那嘴唇將要接觸的時候，他忽然張大眼睛，恨恨的釘住她，並且把她的臉推開了。

「你吻你的有幸福的人去吧！」他帶着冷笑說。

「你就是——」

「不要騙我了。」

「爲什麼？」她覺得他這種固執的怨恨實在很奇怪。

「爲什麼？你自然知道。」

「你說好了。我實在想不出半夜裏又重新發我的氣。」

他稍微停一停便沉着聲音說：

「我做了一個夢！」

她簡直要從難過中發笑了。她覺得他真是可笑。爲了一個虛幻的夢，便恨她，而且自己也苦惱着，這實在只是屬於一個小孩子所做的事。於是她覺得他的嫉妬心未免太大了。但她想到他的嫉妬心的起源只是爲愛她的緣故，便原諒，這樣荒唐地對於她的仇視，厭惡，給她所難堪的冷笑和陰沉的臉色，並且她好像已忘了他剛纔對於她的一切凶暴無情了。她便笑着說：

「你真可愛，你像小孩子！」

他只輕輕的哼了一聲。

她又說：

「你不承認麼？你想想你自己做的是什麼事，你就會相信了。」

「這個夢——不，我不願看見它！」

「你夢見什麼呢？」

他立刻變樣了，變得更凶，更恨她的樣子。

她不禁嚇了一跳：她想不到他究竟是怎樣的心理。

「爲什麼又這樣子？」她含愁的問。

「我夢見你——你和他……」他激動的說，同時對於她更顯得又怒又恨，並且更用力的說了下去，「你和他躺在床上，赤裸裸的！」他於是痛苦著的望着她，手握成拳頭。

她完全傷心了。她覺得他不該做這樣的夢。這個夢不但很猥褻，而且簡直侮辱了她。她覺得他既是做了這樣可鄙的夢，他應該譴責他自己，至少他必須給她一些好意，然而他却向她發氣，恨她，如同她真的曾經過那該咒詛的夢裏的事一樣，她覺得他太不了解她了。他也實在不該這樣的看低了她的人格。說她和那樣除了打球吃

煙逛簪子之外便什麼也不知道的人發生曖昧的事，這簡直把她弄做連極無恥的女人也不如。如果他還愛她，他應該把她看得很高尚，至少須相當敬重她的人格。所以她幾乎哭聲的說：

『你不愛我了！』

他立刻興奮起來，狠狠的對她的眼睛望着，忽然惡意的說：

『也許！』

『真的麼？』

『是的，我不愛你！』他說着便痛苦地繃緊眉頭，並且用戰顫的手抓住頭髮。

對於他這樣煩惱的激動，她忽然生了原諒他的心情，因為她認為他變成現在的景象，都是爲她的那種不正當的行爲，因此她覺得應該負這責咎的還是她自己，她便忍了心酸向他解釋說：

『愛，聽我說 夢裏的事能算是真的麼？你相信我是貞操的，便好了。』

『對了。』他認真的回答，『不過一個夢常常和事實有關的。』

她又分解說：

『但是你的這個夢和事實有什麼關係呢？如果是我自己做的，那可以這樣說，說是根據於我過去的事實。現在做這個夢的是你，所以至多只能說因為你疑心過度的緣故。你實在太疑心我了，』她非常委婉的說，並且很可憐的望着他，一面輕輕的把手心放到他臉上。

他不作聲，因為他不能否認她所說的理由，並且他自己也不希望她真的有過那樣的事，所以他覺得他所做的夢實在是疑慮的幻影。於是，對於她手心的熱，感到溫柔了。他帶點懊悔的意思把她看着。

從他的眼光中，她恍然感到——這愉快的感覺，好像她跌到火坑上又得了救一